

齐鲁名士·清官册

据说张志栋本有一个夙愿，不为他的后人置办家产田地，用自己的俸禄余资回昌邑建一座石林花园，将皇帝赐给他的书画、诗对、联匾以及

自己一生作为刻制于石上，用以激励子孙。遗憾的是，有人早年曾在昌邑民间见过刻有御笔的石板，有一块当着顶棚，盖着鸡窝……

张志栋：清廉为舟浮宦海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通讯员 代逸庆

在古代，家存帝王书，定是光耀门楣之事。可这份荣耀背后，是辛酸的为官路。

近二十年来，在潍坊昌邑陆续发现6件康熙帝赐江西巡抚张志栋的御书刻石。这6件刻石见证着一个巡抚的起起落落，在他为官40年中，他用实际行动证明着为官的最高哲学——为民。而为民之心如一泓山泉，涌出清廉，让他在伴君如伴虎的政治漩涡中，以此为舟，浮而不沉……

为官不忘清贫本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连得6件皇帝御笔，可谓张志栋为官之巅峰。他的仕途与当时绝大部分官吏一样，顺延科举取士之路，从底层开始攀爬。

“张志栋祖籍云南乌沙卫，明洪武初年先祖迁到潍县西北一横桥。后来，几经辗转迁至安丘县景芝。明末时，清兵横渡渤海，山东东部烽烟四起，民不聊生，为避兵乱，他的父亲张应信偕全家老小到昌邑定居。”据昌邑市博物馆馆长刘乃贤介绍，张志栋1648年出生在昌邑南隅村，幼时家境贫寒，二兄志庆和三兄志申因病早逝。父亲把张家的全部希望寄托在长子志栋和四子志栋身上，虽含辛茹苦，仍教子课读不辍。

顺治十五年（1658年），张志栋考中进士。而张志栋于康熙十年（1671年）举乡荐，次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年25岁，自此在官场上崭露头角。三年后，授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后任都察院监察御史。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政府撤藩，吴三桂等相继叛乱，叛乱平定后，平叛将士中有功者未得到奖赏重用，苟且偷生者未得到惩处查办。初任监察御史的张志栋便上奏朝廷：在战场上，有敢于为朝廷捐躯献命者，有贪生畏死致使封疆失守者，为忠为奸，黑白分明。有功者应立即重赏，不需日后再议，苟且偷生者万万不能官复原职。康熙非常重视并采纳这位25岁监察御史的建议，叛乱之后的官场动荡日渐平息。

而三藩之乱波及地区的百姓在战后，却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张志栋便上奏“广施仁政，恢复生息”之策：一是“缓催科”，即推迟向百姓征收粮饷的时间。他认为不可在正月开征，因为时百姓家无余储，只好借贷纳征，那么到麦熟秋收之后，得把家中所有粮食用以还私债，日尽月空，长年勤苦却不免饥寒之困。他建议朝廷五月开征，既能免去百姓负债之



张志栋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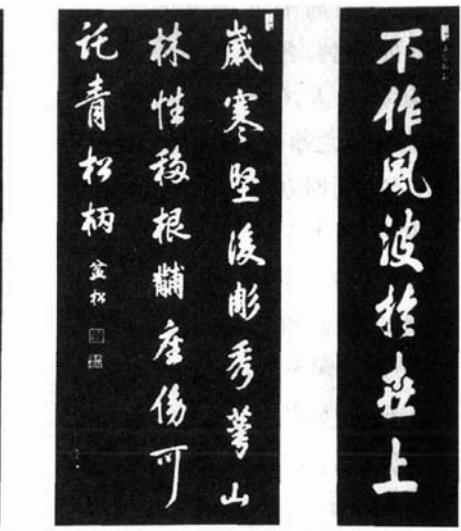
艰，也能使官府尽抚恤之策，照此几年之后“民力充裕，元气全复”。二是“恤载独”，即对鳏寡孤独者免去部分军饷，并给与抚恤；三是“掩枯骨”，凡用兵之地，如有无主骸骨，设法掩埋。康熙对此建议同样非常赞赏。张志栋直言的治国之策，对战后百姓休养生息、经济恢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得到康熙帝的嘉许和厚爱。自此，张志栋仕途得意，扶摇直上。“作为朝廷命官的张志栋能够体察民间疾苦，与他出身贫寒、少时随父辈吃尽兵荒马乱迁徙之苦不无关系，这是为官不忘本的可贵之处。”昌邑市博物院研究员王伟波介绍道。

惜才三拜“铁面冰心”

在中枢工作十余年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张志栋受命巡视两淮盐政，开始到地方主政，二十六年升山西冀宁道，三十年迁福建按察使，三十一年升江苏布政使。

在江苏6年中，张志栋革除耗羨、平息刁讼。既为百姓减轻负担，也使贪官污吏、地痞恶霸减少鱼肉百姓、横行乡里之机，政事民风为之一变。

“别小看耗羨这一样税收。在征收钱银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看似不多，但地方官可以自由支配。本来用来弥补征税成本支出和官俸之不足，解决地方衙门办公费用的。然而，封建官吏欲壑难填，耗羨银中饱私囊及利用耗羨银请客送礼之风愈演愈烈，以致耗羨征收率为正税的四至五成，山东、河南等地高达八成。官府的狂征暴敛使老



御制《益松》诗中堂及对联拓片

百姓不堪忍受，也造成了吏治不清，贪官污吏朋比为奸，加剧了社会矛盾。”刘乃贤介绍道，为此张志栋得罪了很多地方官吏。

“在经济上，他鼓励农民垦荒种地，大力发展生产。还向朝廷申请豁免版荒税课数百顷，大大提高了农民垦荒种植的积极性。再就是兴修河道水利，保证漕运畅通无阻。”王伟波介绍道，经过张志栋的一系列拓政改革，江苏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耕地大面积扩张，地方赋税收入连年增加，当地黎民百姓安居乐业。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张志栋升福建巡抚。原来驻福建水师所用战舰，每年所需维修费用全部摊派到百姓身上，张志栋则用盐运节余银万余两抵其费用，大大减轻百姓负担。三十九年移浙江巡抚，四十一年调任江西。辗转三省，所到之处，他简政肃贪，治水兴农，使各地农民得到良好持续的发育。

在江西为政时，张志栋还留有一件事情被人们传为美谈。彼时，山东阳谷老乡刘琰到江西任学政，以兴利除弊、选拔真才为宗旨，教育士子要以注重品德、崇尚操行为先。严格杜绝私相请托，对出身贫寒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同样拔取，江西士子都称颂刘琰是“铁面冰心”。江西士林风习也为之一变，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气象。

在饶州考试时，刘琰冒着被弹劾的风险，选拔真才。岁试一遍完毕，刘琰去谒见巡抚张志栋，张欣然迎入并三致拜礼，刘琰惶恐不安，表示“不敢当”。张说：“公一尘不染，为朝廷拔取真才，应当向您致拜；您为江西培植文风，我作为一省巡抚，有风俗教化的责任，又应当向您致拜；我老家是山东昌邑，您

是山东阳谷，咱们两个是老乡，您帮了我的忙，我这算又沾了老乡的光，这是第三层向您致拜的理由。”

凤凰埠里葬其身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也成了张志栋宦途的分水岭。

在当时满汉相争的朝廷里，各路人马勾心斗角。两江总督满人阿山因张志栋曾向皇上揭发过其劣行，对张志栋怀恨在心，伺机报复。在张志栋被赐御笔的后一年，也就是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阿山趁例行考察外官政事之机，上书诬告张志栋“大计不公”，对有关知府该保举的不保举，不该保荐的反而多次保荐，要求皇上对其革职查办。

“当时给事中许志进弹劾阿山恩威自擅，而阿山却极力狡辩，诋毁许志进是淮安漕标营卒子，素行不端，在替张志栋报复。”王伟波介绍道，许志进不服，再次上疏，列举阿山“庇护安徽布政使，收属吏贿赂，盗仓谷不回，贪淫恶迹，纵妾父生事”等劣迹。

康熙帝施展手腕，将张志栋与阿山之事交部议，部议两人均应免职。但最终上谕，阿山留任，张志栋罢官。次年六月，冤案查清，张志栋调任京城，被授为大理寺卿，会同刑部、都察院负责处理国家重大司法案件。

他对案件查处一丝不苟，依律行事。1711年，他奉命审查浙江粮道程銓私改漕漕一案，他认真细致，多方查据，终于审明案情，按律查办有关人员，由此升任刑部右侍郎。

“张志栋性格耿正，遇事勇于坚持己见，常与尚书争执，互不相让。按清朝制度，各部院都有举荐人才的责任。他常常因为保举的事，引起朝僚非议，又因固执己见，触怒皇帝。”刘乃贤介绍道，1713年正月，康熙上谕：“刑部侍郎张志栋办事好胜”“凡九卿会同保举列名，著革职”。“张志栋终因朝廷选才举贤敢于直言进谏而被罢官。

被革职后，他被安排督修永河，他仍兢兢业业，勤劳劳作，终因积劳成疾，次年六月卒于修河工地，享年66岁。没有朝廷归葬于昌邑城西南二十里豹埠营凤凰埠。如今，随着历次平坟运动的开展，已被夷为平地，难寻其迹。

“张志栋为官40载，清正自律，广为传颂。”王伟波说，据说张志栋本有一个夙愿，不为他的后人置办家产田地，用自己的俸禄余资回昌邑建一座石林花园，将皇帝赐给他的书画、诗对、联匾以及自己一生作为刻制于石上，用以激励子孙。遗憾的是，张志栋的夙愿再难实现。有人早年曾在昌邑民间见过刻有御笔的石板，有一块当着顶棚，盖着鸡窝……

蒲松龄的一生可谓落魄凄凉，但就在这样的人生境遇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件事给他带来了一辈子的感恩与慰藉，

这两件事都与青州试院及主持府试、院试的两位大人物有关。

一日遇知己 终生念旧恩

□ 王岩

青州市博物馆藏有蒲松龄的一幅珍贵书法作品，上书一首七言绝句：“志士山居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无须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到今。”诗歌借南宋诗人陆游之口，抒发了作家人生失意、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

蒲松龄(1640年－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世称聊斋先生，自称异史氏，清代淄川蒲家庄人，其著名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被鲁迅先生称为“专集之最有名者”，郭沫若先生赞曰“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老舍评价“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马瑞芳教授称其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说：“尽管(我们)不是一个朝代的人，但我认为，他就是我的导师。”

然而，这位被现代文坛巨擘极度尊崇的作家一生饱经科考的折磨，“惨淡经营，冀博一第，而终困于场屋。”(蒲藿《柳泉公行述》)在贫困线上挣扎了一辈子，在科举考试的路上落魄了一辈子，在写小说的路上奋斗了一辈子。到了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酉时，这位大作家坐在他清冷的聊斋的窗前永远地离开了人世，蒲松龄穷秀才出将入相飞黄腾达这个梦想终于成为泡影。”(马瑞芳语)蒲松龄的一生可谓落魄凄凉，但就在这样的人生境遇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两件事给他带来了一辈子的感恩与慰藉，这两件事都与青州试院及主持府试、院试的两位大人物有关。

19岁参加院试连取三个第一

施闰章慧眼识才

第一件事是其科考生涯中唯一一次令他扬眉吐气、一举成名的童子试。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在“百家讲坛”中说：“蒲松龄在19岁的时候，参加秀才考试，他在淄川县、济南府(山东省，三试第一，成了秀才。”而据盛伟先生的《蒲松龄年谱》记载：“顺治十四年丁酉(1657)，十八岁，蒲松龄、张笃庆、李希梅参加青州府试。山东学使施愚山校士青州。顺治十五年戊戌(1658)，十九岁，应童科之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受知于山东学使施愚山，文名籍籍诸生间。”蒲松龄究竟参加的是济南府还是青州府的考试呢？据光绪《益都县图志》记载，(青州)试院，颜

曰“考院”。其中“梦愚堂，顺治十三年督学施闰章所题额也”。施闰章在《梦愚堂铭并序》中说：“施子返自粤西……一夕，宿青州官舍……其明年，督学山东，驻青州……”据《济南府志》记载：“顺治二十七年，升提学道为提督学院，始移驻历城。”又据光绪《益都县图志》中乾隆朝青州知府李海《重修试院记》记载：“往时，提学以按察司金事为名，曰‘学道’，驻节青州，平居视事于海防道署，至期则就书院而校士焉。雍正四年，官制既定，移驻济南以此为行台。”这两个记载对学道始驻济南的时间略有出入，但共同点是顺治二十七年之前学道驻青州，故顺治十四年作为山东督学的施闰章来青校士并长期驻于此就不难理解。使蒲松龄来青“受知于山东学使施愚山”成为可能，这与《年谱》的说法是吻合的。另从常理推测，淄川距青州七八十里，蒲松龄为考秀才，参加一个小小的童子试大可不必跑到二百五十里之遥的济南，倒是参加那个令他苦苦追求了一辈子却始终名落孙山的举人的考试——乡试，必须要到省城济南，因青州试院只是考取秀才的府级考院。

而恰恰是这个小小的府级考院，用其宽广而温暖的怀抱接纳了这个终生落魄的穷书生。而此时赏识他、让他感激了一辈子的恩师就是施闰章。

施闰章(1618年－1683年)，安徽宣城双溪人，字尚白，一字记云，号愚山，顺治六年(1649)进士，曾任刑部主事、山东学政，江西参议分守湖西道，晚年奉诏纂修《明史》，官终翰林院侍读。他是清初杰出的文学家，与当时山东诗人宋琬齐名，被清代诗坛领袖王士禛推崇为“南施北宋”。督学山东时，拒绝权相请托，曰：“循一情，失一士，吾宁弃此官，不忍获罪于名教。”他勤于吏政，关心民间疾苦，去职返乡时，湖西“父老夹道焚香泣送数十里”。其人品、文品、官品俱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蒲松龄应童子试的试题为《蚤起》、《一勺之多》。其《蚤起》开头这样写道：“尝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逐于朝，小人逐逐于野，为富贵也。至于身不富贵，则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贵之门，而犹恐其相见之晚。若乃优游晏起而漠无所事者，非放达之高人，则深闻之女子耳。”凭借文学家独有的敏感，施闰章对蒲松龄的文章大为欣赏，写下这样一段批语：“首艺空中闻异香，下笔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



蒲松龄画像

行之乐。”于是蒲松龄连取三个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一时名声大噪。

一日遇知己，终生念旧恩。施闰章的知遇之恩为蒲松龄一生科场上屡败屡战的毅力提供了巨大的精神支持，使其在科举路上更加踌躇满志，义无反顾，“日夜攻苦，冀博一第”。然而，在童生试场上风头出尽的蒲松龄却在乡试中江郎才尽，屡战屡败，“虽名宿宗工，乐交倾赏。然数奇，终身不遇，潦倒于荒山僻壤之乡。”(浦立德《聊斋志异跋》)受恩师的影响，不断科考的同时，乡间塾师生涯直至70岁高龄才结束。“引掖后进，则又不独于受业门墙者，耳为提。面为命，循循善诱，无倦色无情容也”(蒲藿《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家训导柳泉公行述》)。“蒲松龄对恩师是感激涕零，刻骨铭心的。”(马瑞芳《蒲松龄评传》)(《聊斋志异》的《胭脂》篇中称“闻学使施公贤能称最，又有怜才恤士之德”，又在篇末深情地回忆道：“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成学校文，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

72岁高龄再次踏进试院大门

感恩黄崑圃的赏识



施闰章画像

“下和抱荆璞，献上章华台。楚王愤不顾，弃之等尘埃。”(蒲松龄《送喻方伯》)，康熙五十年(1711)冬十月，蒲松龄不顾72岁的高龄，冒着严寒，再次踏进了青州试院的大门，参加了贡生的选拔。沿途诗歌《青州杂咏》云：“行李萧条马首东，山川寥廓霸图雄。重城迭亘规模远，想见当年大国风。”蒲藿在《柳泉公行述》中详细地回忆了父亲去青州考取岁贡的过程：“岁己丑，我父食饷二十七年，例应预考，庚辰(应为辛卯)岁贡，冬十月，一仆一骑，别无伴侣，奔驰青州道中，六日归来，不至惫病。”最终蒲松龄总算得了个岁贡生的头衔，相当于举人的副榜，心理上多少得到了一点慰藉。其实，这次贡选的顺利直接得益于另一位大人物——黄崑圃。

黄崑圃，名叔琳，顺天大兴县人。康熙三十年进士，清代著名学者，官至刑部侍郎、浙江巡抚等职。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至五十一年（1712年）任山东学政。他刚正不阿，清正廉明，对上不负朝廷重任，拔擢人材，一丝不苟；对下又不失士子之心，公平稳正，一视同仁。诗人赵执信在《黄崑圃政绩碑》（现藏青州松林书院）中盛赞他“清惠翔洽，政教修明”，有“傲然不滓之节，挺然不挠之气”。康熙五十一年，先生督学任期将满，还朝之日，青州士子“皇皇如失所恃”，于是纷纷跑到山东巡抚都御史那里请求督学留任。在奏请

·相关链接·

六块康熙御笔刻石

□ 本报记者 卢昱

作为雄才大略的帝王，康熙帝文治武功，彪炳史册，而清代内廷书法，亦从康熙朝开始走向兴盛。康熙帝对自己的书法十分自负，作为一种政治手段，他还经常作书颁赐大臣和外国使节。近二十年来，在潍坊昌邑陆续发现6件康熙帝赐江西巡抚张志栋御书刻石，集中反映了康熙帝书法成熟期的基本面貌，具有重要文物价值。

按赏赐时间排列，第一件是“拥节名疆”匾额。这块匾额石长200厘米，宽50厘米，厚4厘米，石质细密，色青黑，题写时间是“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十二日”。第二件是御制《益松》诗中堂。石长200厘米，宽50厘米，厚4厘米，保存完好，内容为“岁寒坚后凋，秀萼山林性；移根翻坐伤，可托青松柄。益松。”题写时间是“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第三件是一副对联，单联石长200厘米，宽36厘米，厚4厘米，内容为“不作风波于世上，自无冰炭到胸中”。题写时间是“康熙四十二年二月十八日”。第四件题写时间与第三件相同，为行书“百忍”匾额，石长200厘米，宽50厘米，厚4厘米。

第五件是临米芾书《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长卷，内容为江淹诗作《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全文，题写时间为“康熙四十二年二月二十日”。第六件是临董其昌书《滕王阁序》长卷，内容为王勃《滕王阁序》全文，题写时间为“康熙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据昌邑市博物院研究员王伟波介绍，康熙帝赐给张志栋的诗联匾帖等墨迹俱在四十二年，即1703年。这一年，康熙帝为视察黄、淮、运河的治理工程，第四次南巡。二月初二，查闻宿迁一带堤工，十一日至苏州，十五日抵杭州，二十日由浙江回苏州，二十六日抵江宁，二十八日至镇江，二十九日过江北归，三月十六日还京。

“康熙帝在阅视河工之余，还兼有接见沿途各省督抚大吏，考察吏治民情的意图。”王伟波介绍说，时任江西巡抚的张志栋亦以“地属接壤，星驱前途”跪迎圣驾。二月二十日，康熙帝驻蹕苏州的第二天，即接见张志栋，问及其年岁贯籍，并传赐御书“拥节名疆”四字，准其随驾巡视，以备顾问。其间，皇帝除每餐必赐外，还分别于二月十六日赐御书御制《益松》诗中堂，十八日赐御书对联一副，并于该日当面书写“百忍”匾字赐之。另外，还赐其临米芾《柳赋》一卷、程程斌《颐堂铭》一副以及《渊鉴斋法帖》一部，御制《耕织图》一部，并赐貂帽、袍褂、哈密瓜、人参等物品。二月十八日，康熙帝由杭州回程，张志栋送驾河干，复命内侍传赐绫书“侍奉温纶”匾字，以为褒赏。

在伴驾的七天时间里，张志栋受到康熙的格外礼遇，感激之余，书表谢意，表示将“竭尽驽駘，凛遵圣训，始终如一，整飭地方，爰养兵民”。二月二十日康熙帝驻蹕苏州，二月二十七日驻蹕江宁，又分别令人传赐临米芾书《从冠军建平王登庐山香炉峰》、临董其昌书《滕王阁序》。

之后，张志栋将御赐墨迹摹刻到质地比较好的砚台石上，运归昌邑故里。”王伟波介绍道，只可惜临米芾《柳赋》、临程斌《颐堂铭》以及“侍奉温纶”未见，想来已散佚。

未果的情况下，“则相与树丰碑于青州之松林书院”，将先生的大名跻身于名垂千古的王曾、范仲淹等“青州十三贤”之列，以表达学子对他的感激之情。

出于对黄崑圃先生的高度信赖和敬仰，蒲松龄曾修书一封——《上崑圃黄大宗师》，其中说：“文章宗匠，词翰仙曹。墨神流传，遥散芝兰之馥；毫端培覆，并含雨露之仁。霁月风光，无减冬日；吹生拂物，俱载春和。咳嗽垂恩，荣遂拟于华笈；睥睨成饰，价已贵于连城。山公未临，共切南斗之望；孙阳一顾，全空冀北之群。”蒲松龄对督学大人的文采极尽恭恭维敬仰之词。还说：“夙窥秀婉之章，每读则遐思风采；及接温文之诲，既归则辄诉友朋。耿光之炙既亲，私淑之情已慰。”这说明，蒲松龄不仅很早就仰慕并拜读过其“秀婉之章”，在青州还亲自聆听了督学大人的教诲。在信中蒲松龄吐露怀才不遇的苦闷：“每恨薛卞之门，无由定价；尤惭子云之貌，未足惊人”，常恨自己无人赏识，更觉才华不足以惊人。“斜景萧条，无求风帆之助，诸雏讷陋，喜沾化雨之荣。”蒲松龄谦虚地劝说景萧条，自己已经老了，不再有什么希求，而儿孙们虽然学识浅陋，但期望能够得到督学大人的垂青。黄崑圃对蒲松龄及其创作的《聊斋志异》早有耳闻，对其文才非常赏识，曾向蒲松龄索阅《聊斋志异》。所以蒲松龄的顺利出贡实乃意料之中，后来长孙浦立德也以道试第一名考中秀才，与黄崑圃的栽培不无关系，只可惜蒲松龄的心愿再次落空，孙儿最后仍重蹈了祖父“空白头”的覆辙。

在青州试院被选拔为岁贡生，蒲松龄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与当初“跃龙津”的远大抱负和一辈子的付出相比，这样的头衔实在是太不成比例。当亲朋好友闻讯前来祝贺时，蒲松龄反而感到有些难为情，他在《蒙阴赐贺》诗中写道：“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腐儒也得宾朋贺，归对妻孥梦亦羞。”尽管如此，蒲松龄对黄崑圃还是十分感念的，毕竟打拼了一辈子，身份基本得到了社会的认同，获得了一个候补儒学训导的头衔，特别是每年朝廷还会发给贡生四两银子，大约相当于蒲松龄任塾师时的半年收入。

蒲松龄对督学大人的感恩始终铭记在心，在《又呈崑圃黄大宗师》中说：“某，破砚生涯，寒缸灰雪。营巢抱卵，拙似春鸡；街草随陌，劳同秋雁。灰衰安之雪，户少行迹；坐子桑之霖，家无烟火。场屋中更更闻漏，未解谜于‘休哉’；风檐下岁岁镂心，初窄名为‘康了’。……瞻吕伯于棠树，望元礼于仙舟。宁冀出酒榼之枯鱗，升天而假以翼；惟祈符仙迹之落魄，拾骨而吹其魂。幸蒙华衮之褒，兼荷瑶章之赐。开芙蓉之匣，七宿交辉；出明月之珠，五衢异色。芸香满案，如咳嗽之皆墨；霰露沾巾，觉牙齿之并酸。……云光暮气之下，应怜倾日之诚。墨渥貽芳，歌思不已；蹄涔引手，切切曷穷！”

对栽培过他的恩师的感恩背后，笑中也有泪，乐中也有哀，此中滋味，谁能解得开？